

《文心雕龙》与《世说新语》共用意象式批评类型分析

贺晓玲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意象式批评是中国古代文论一种重视直觉的用来鉴赏批评诗文的方式，而《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都使用了这种批评方法，两者的意象类型主要有自然类、玉石器物类、动物类、植物类和综合类五种，为文学自觉作出了代表性示范。

关键词：文心雕龙；世说新语；意象式批评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有关《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的研究浩如烟海。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学术界从以下方面进行过研究：刘勰的生平、思想及原道论、《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风格及风骨、批评论及鉴赏论、文体论及文学史观、从《文心雕龙》篇名进行研究、与其他古代文学理论著作进行比较研究、从文论范畴的角度进行研究等，可谓是多角度全面的研究。对于《世说新语》的研究，学术界从以下方面进行过研究：校注与专题论文，以刘盼遂、李审言、鲁迅、陈寅恪等为主、作者及书名问题、版本及注释问题、性质及思想倾向问题的研究、魏晋清谈研究、艺术特色和美学价值的研究等。把《文心雕龙》《世说新语》放在一起研究的有三篇讨论“为何《文心雕龙》不提《世说新语》”缘由的论文和祁凌军的《从〈世说新语〉的人物品评看〈文心雕龙〉》，作者认为《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评与《文心雕龙》的成书有密切的关系，从“简”的审美标准，风骨、才性三方面探讨了《世说新语》人物品评与《文心雕龙》批评方法及相关概念的关系。从意象式批评类型分析的角度去研究这两部著作的论文很少，所以本文从这一角度进行探讨。

意象式批评是一种用比喻性的语言，为各种文章的风格描绘出一幅幅意境，对这种风格的创造方法则在行文中略加点拨。它不重视严谨的逻辑，而是一种感悟式的、直觉式的审美。张伯伟先生曾给出定义：“意象批评法，就是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是直观，其外在表现上的特点则是意象。”在中国意象式批评的观念中，批评就是对作品韵味的意会和体悟，古人品诗讲究妙悟与玩味，即通过长期潜心地欣赏品味达到直接领会和把握作品的韵味，这种意会体悟是中国传统批评的显著特点。意象式批评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文学批评方法，《文心雕龙》这部南朝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和《世说新语》这部南朝时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说集都运用了意象式批评，两部作品在意象式

批评方面必然有着共同之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欣赏“温柔敦厚”的美学，注重的是文学与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而文学本身的内在规律并没有得到重视。魏晋以后，文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思想自由，各种思想学说逐渐融合。杂糅儒家、道家之说的玄学流行，而玄学之中又有一个重要的论题“名教与自然合一”，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刘勰和刘义庆自然也受到了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崇尚“道”的，从《原道》篇我们就能看出作者对于“道”的推崇，第一句话便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指出文本于道，文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体现。《原道》这一篇奠定了全书的基调，也影响着刘勰所用的意象类型。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品评人物的方法有时也会用到意象式批评。魏晋南北朝选拔人才采用“察举”和“征辟”两种制度，“察举”是各地官吏士绅自下而上进行推荐；“征辟”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选拔。因此，在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影响下，人物品藻成为魏晋南北朝的社会风气。人物品藻以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最为精彩，这本书为我们展现了名士们的生活和精神风貌，是我们了解“魏晋风流”的重要资料。《世说新语》中作者形象生动的比喻式的语言，对人物的品行、文才、容止等进行意象式的批评。魏晋的士人们对于“人”这一概念的探索，让他们想寻求自我超越的方法。那么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品行才是一种美的范式呢？名士们通过人物品藻、彼此揄扬来确立这种美的范式，而品评人物时，他们并不是直接进行褒贬，而是常用意象来比喻人的品格或容止，就像是“拿自然界的美来形容人物品格的美”（宗白华《美学散步》）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运用意象式批评所共同使用的意象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自然类、玉石器物类、动物类、植物类、综合类等。第一种意向类型是自然类，这一类意象是以自然之物来作比，《文心雕龙》通常用来赞誉文章之美，而《世说新语》中则用来比喻人之风华。据不完全统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使用自然类意象共有 26 处。刘勰喜欢用“日月星辰”意象，来赞美文之光华。比如在《原道》中“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¹，作者认为：日月山川这都是大自然的文采。其次，“风雨云霜”等意象也是经常出现的，在《宗经》中刘勰赞经书“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

¹刘勰著，王运熙 周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下文引用原文皆来自此书，不再一一注释）

者也”，经书就是那泰山之雨、黄河之水滋润着后世文学的发展和壮大。《史传》篇“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来说明史书记载的不当之处。再次，“山川江海”的意象也常用来譬喻。如《比兴》的“攒杂咏歌，如川之澹”，比兴聚集在歌咏中，就如河流中波澜起伏；如《事类》中“皓如江海，郁若昆邓”以江海比喻经书典籍的深广丰富，以名山比喻文辞义理的源远流长。

《世说新语》中常以自然之物喻人。如用风、水、云、天、电、霞、河、岩、壁、山、土、木、石等。风之爽畅、水之清明、壁之高仞、电之灿烂、土木之形骸未尝不与人之风采相宜。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²”（赏誉第二则）；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曰：“自昔诸人没己来，常恐微言将绝，今乃复闻斯言于君矣！”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赏誉第二十三则）；王太尉云：“郭子玄语议如悬河写水，注而不竭。”（赏誉第三十二则）；王公目太尉：“岩岩清峙，壁立于仞。”（赏誉第三十七则）；世目周侯：“嶷如断山。”（赏誉第五十六则）；裴令公目王安丰：“眼烂烂如岩下电。”（容止第六则）；刘伶身長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第十三则）；刘尹道桓公：“鬢如反狷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容止第二十七则）；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第三十则）；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容止第三十五则）；

第二种意象类型是玉石器物类。《文心雕龙》中常用“金”“玉”“珠”“宝”“石”来赞美文章形式之美内容之质，共出现 17 次。《辨骚》篇说屈原的作品是“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具有金玉般的美质，这是刘勰对作品的最高评价了。《杂文》篇中刘勰在评说那些模拟扬雄《连珠》的后续作者时，用了“欲穿明珠，多贯鱼目”的比喻，第一个新作往往是明珠，而模仿者不得其法，常鱼目混珠。《总术》篇论述文章需得精心构思之时，刘勰批评那些随意写文之人，选取的材料常将玉石相混。“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在《才略》篇，刘勰说“《新序》该练，璿璧产于昆冈，亦难得而逾本矣”，直接以美好的玉璧来形容优秀的文学作品。

《世说新语》中也以玉石器物喻人。美玉一比人之品格如玉一般洁白无瑕，一比人之外貌仪表堂堂，有玉之光辉。有时也将美玉和瓦石进行对比，体现人的价值有高低之分。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入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钟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麈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赏誉第八则）；王戎目山巨源：“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赏誉第十则）；卞令目叔向：“朗朗如百间屋。”（赏誉第五十则）；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容止第四则）；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

²刘义庆.张伪之编撰.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下文引用原文皆来自此书,不再一一注释)

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第十二则）；有人诣王太尉，遇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往别屋，见季胤、平子。还，语人曰：“今日之行，触目见琳琅珠玉。”（容止第十五则）；王大将军称太尉：“处众人中，似珠玉在瓦石间。”（容止第十七则）。

第三种意象类型是动物类。在《文心雕龙》中，动物类意象也出现过15次。第一种常出现的动物是“龙”。在《封禅》篇中，“鸿律蟠采，如龙如虬”被用来形容歌颂宏大典礼的篇章，这类文章文采丰茂，如龙似虬。第二种动物是鸟类，如“凤凰”“大鹏”，或者是与鸟类相关的事物作比，比如“羽毛”“鸟鸣”等。在《风骨》篇中，有这样一段话：“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刘勰用野鸡、鹰隼、凤凰三种鸟类对比，讲述文章才力的重要性，只有既具备文采又具备风骨的文章，才是那翱翔于蓝天的凤凰。在《征圣》篇中“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颜阖诋毁孔子就像在本来美丽的鸟羽上画彩饰一样，鸟羽因为颜色绚丽也被用来形容文章辞藻华美。第三种则是其他动物，如“云霓”“虎豹”“犬羊”“骐驎”等，这些动物大多只出现一次，比如《情采》篇中论述“文”与“质”的关系，用到了这样的比喻“虎豹无文，则鞞同犬羊”，虎豹之毛无花纹则如同犬羊，说明本质需要文采装饰。这些形象生动的比喻使得文章义理的论述更加清晰易懂。

《世说新语》中的动物类意象被用来形容人的性格。以动物喻人，常用猛兽飞禽来作比，如蜂、豺、鹤、龙、凤、虎、狗、鸡。蜂豺之凶狠，白鹤之高洁，龙凤之高贵，虎狗鹤鸡之对比，将人物的性格全都形象地体现了出来。比如潘阳仲见王敦小时，谓曰：“君蜂目已露，但豺声未振耳。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识鉴第六则）；“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第四则）；张华见褚陶，语陆平原曰：“君兄弟龙跃云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已尽，不意复见褚生。”陆曰：“公未睹不鸣不跃者耳！”（赏誉第十九则）；诸葛理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品藻第四则）；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容止第十一则）

第四种是植物类意象。这类意象的使用在《文心雕龙》中比较单调，大部分都是以“树木枝叶”作比。在《宗经》篇中“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刘勰以大树的根深叶茂来比喻经书的意旨丰富、喻事深远。在《诠赋》篇中“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用来说明只追求文采而忽略赋之根本，就像太多的花朵损害了枝条。在《书记》篇，刘勰在解释各种文体的不同时也运用了这类譬喻。如“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各类文书汇聚在簿中，就像各种草木分别种植；“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用短小的简片编成牒，就如叶子长在枝条上。这类譬喻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世说新语》也以植物喻人。如用松、树、柳来形容人之绰约风姿。松之坚韧，树之挺

拔，柳之温和，人之风姿与树类比，相得益彰。庚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赏誉第十五则）王戎云：“太尉神态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赏誉第十六则）；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容止第三则）；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第三十九则）。

第五种意象类型是综合类。也就是把前面四种意象选择其中几种，连用譬喻，来说明文章义理或者品评人物。《文心雕龙》中大部分是单独譬喻，但是也有部分是综合譬喻，如《比兴》篇“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蝮螭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中，运用了玉石器物、动物、衣服、席子等多种意象，多种意象并列来说明，要选用与事物切合的物象来作比，才能表达出合理的义理。又比如在《序志》篇中“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段话送到了人生命短促，得靠着写作才能使声名远播、业绩流传。将耳目比作日月，声气比作风雷，形体如同草木般脆弱，名声却比金石还坚固，人与天的类比，很好地呼应了刘勰的“自然”观。

《世说新语》中的综合类意象是将前面四种综合起来，用以形容一个人的方方面面。有问秀才：“吴旧姓何如？”答曰：“吴府君，圣王之老成，明时之俊义。朱永长，理物之至德；清选之高望。严仲弼，九皋之鸣，空谷之白驹。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张威伯，岁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陆士衡、士龙，鸿鹄之裴回，悬鼓之待褪。凡此诸君，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穡，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增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幕；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赏誉第二十则）；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第五则）。

除了上文论述的两者共用的自然类、玉石器物类、动物类、植物类、综合类等五种意象类型外，《文心雕龙》还使用了一些社会意象，使得其譬喻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第一种是车马意象，在《辨骚》中“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驭楚篇”说到写作如果可以像乘车时靠在车前横木那样依靠《雅》《颂》，像驱车拉着马缰绳一样驾驭《离骚》，那么就能写出了精致美好的文章。第二种是砍柴意象，在《论说》篇“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刘勰说写论就像劈柴，贵在顺着文理劈开，所以论说一定要果断有力。第三种是纺织意象，在《诏策》篇“其出如綆，不反若汗”被用来说明帝王之言语，如细丝般的话说出来就像粗绳子，所以须得慎言。第四种是音乐意象，在《声律》篇中，刘勰说“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声律的自然和谐就像吹籥调瑟，文章的声律和谐与乐器的音律自然是相通的，文学艺术是不分家的。《文心雕龙》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意象，比如衣服、宝剑、毒酒、肌骨等，但使用次数较少，不一一列举。

《文心雕龙》和《世说新语》在进行意象式批评的时候，所用的意象类型大部分是相通

的，最大的区别是前者用来譬喻文章，后者用来品评人物，这是由于两者写作目的不同所造成的。《文心雕龙》是文学理论作品，而《世说新语》是笔记体小说，用来记录魏晋名士的风流之举。另外，两者使用意象式批评的频率和位置也不一样。《文心雕龙》主要是进行说理论述，譬喻偶尔出现，并且有一部分常出现在篇末的“赞曰”。《世说新语》中采用了意象对人物进行品评的主要出现在“赏誉第八（品评人物，加以揄扬）”、“品藻第九（品评人物，定其高下）”和“容止第十四（容色，动静）”这三部分，且出现频率比较高。最后，尽管两者使用的意象类型相似，但是也有区别。《文心雕龙》所使用的意象比较固定单一，自然类意象多用日月，玉石器物类意象多用金玉，动物类意象多用龙凤，植物类意象多用树叶。《世说新语》所使用的意象则更加多样，且比喻得更加形象生动，仅仅是自然类意象就运用了风、水、云、天、电、霞、河、岩、壁、山、土、木、石等多种譬喻。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在寺院生活十余年，在这里整理了大量的佛经，并且钻研文史典籍。他的一生兼修佛学与儒学，因此思想也是佛儒兼容，而《文心雕龙》这部作品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写作而成。《文心雕龙》前三篇论述了作文必须要宗法五经，以儒家圣人之道作为准绳，且宗经思想贯穿全文。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了《文心雕龙》意象式批评中的意象类型选择，无论是“日月”“金玉”“龙凤”还是“枝叶”等意象，都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带着积极向上的色彩。这些意象的色调是明亮的，在讲述文章义理时也透露出“雅正”的风貌，这与刘勰的儒家思想是非常契合的。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周易》《老子》《庄子》这三部玄学经典也非常流行，名士们热衷于清谈，探讨玄理。刘勰生活在这样一个玄学兴盛的时代，自然也会受到玄学的浸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这些有关“自然”的论述多次出现在《文心雕龙》，刘勰强调写文应“自然”，语言要简练，这也是玄学的影响。从他选取意象作为譬喻时，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在《程器》篇中“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弼中，散采以彪外，榘楠其质，豫章其干；搆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这一段以不同的树木作为譬喻，讲述君子应该具备优良的品质和优秀的政治才能，既有榘木楠木那样的质地，又有樟木那样高大的树干，写作文章必定是策划军国大事，担负重任一定要成为栋梁之才。这类意象都是十分自然的，贴切刘勰所要讲述的论点，以意象的自然之性譬喻论点的自然之理，相得益彰。

在《物色》篇中，刘勰在开头论述了文学与自然景物的关系。“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四季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景物有不同的形貌，人的情志随景物变化，文辞因情志而抒发。刘勰在选取意象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作为审美主题的人，在自然万物随时空变化而变化时，人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所以此时选用的意象也会有所变化。比如《诏策》篇“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

吐星汉之华；治戎變伐，则声有滂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选才之义用日月之象，以示帝王光辉；优宠封爵用润雨之象，以识温和；敕正训诫用星汉之象，以示光华；军队誓词用雷霆之象，以示气势；宽赦之文用春露之象，以示宽容；赏罚言辞用秋霜之象，以示严格。这些特定时空的意象的选取，表达出特定的意义，由此形成独特的文学章法。

《世说新语》中的意象式品评人物所用的意象大部分来自于大自然，这与当时人们喜欢游山玩水的风气也有关系。比如：“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第八十八则）。与此同时山水画和山水诗也逐渐兴起，顾恺之的山水画和谢灵运的山水诗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山水自然美的发现。《世说新语》中体现的用自然之物喻人的方法也是先秦“比德”说的一个发展，不过魏晋南北朝的范围更加广泛，并不仅仅只限于品德，人的容貌、风度、神韵等也在其中。先秦的“天人合一”更加具有神秘色彩和忠君色彩，而魏晋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模式。

这种意象式的品藻人物，用外在的意象来彰显人物的品格风貌，这些意象是一种外在的形式，是烘托人物的一种背景，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突出内容，突出“人”这一个本体。本我崇神、重视自我、表现个性，以个人的兴趣爱好、性情审美为准则也是魏晋风流的特色。对自我意识的重视，也说明意象式的品人，重点还是落在“人”这一主体的身上。意象式的品人却能将”人“的特色更加形象、更富有美感地体现出来。当我们用高尚、潇洒等品论一个人；当我们用白皙、高大来形容一个人的外貌；这些词语并不能给人以直观的感受，在我们的心里留下的只是一种通用的概念。当《世说新语》用这种意象式的比喻来形容一个人，由于我们对这些意象都非常地熟悉，在脑海中有对应的形象思维，所以能很快地将其与人物联系起来。比如说嵇康风姿特秀，我们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可能就是“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的与自然能够为一体的潇洒名士形象。

魏晋名士已经认识到了自然美的可贵，《世说新语》品人所用意象式批评将人物美和自然美结合起来，人与自然有了共通之处。人与自然、情与景、意与象在这种和谐的审美观中得到统一，虽然并不是物我一体的境界，但是却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让“文的自觉”在魏晋有了开端。意象式品人也成为《世说新语》的一个重要特色！

无论是《文心雕龙》还是《世说新语》，两部作品在表达时所使用的意象式批评都为其文辞增添了生动的光彩，为枯燥的论述增添了色彩，建构了一个成熟而独特的批评系统，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代表。

参考文献

- [1] 刘义庆. 张伪之编撰. 世说新语.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2: 592
- [2] 王能宪. 世说新语研究. 江苏: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276
- [3] 刘强. 一种风流吾最爱——世说新语今读人物篇.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09: 227
- [4] 乔力. 二十四诗品探微. 山东: 齐鲁书社, 1983: 194
- [5] 曾祖荫. 中国古典美学.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620
- [6] 陈望衡. 中国古典美学史. 湖北: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601
- [7] 仪平策著, 陈炎主编. 中国审美文化史.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3: 278
- [8] 刘勰著, 王运熙周峰译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50
- [9] 冯晓玉. 《文心雕龙》比喻式批评话语的美学风貌. 常州工学院学报, 2015: 26-28
- [10] 朱志荣. 《文心雕龙》的意象建构论. 江西社会科学. 96-100
- [11] 贺天忠吴红光. 《文心雕龙》的意象批评论, 湖北大学学报, 2005: 59-63
- [12] 宫婕. “自然观”视域下的《文心雕龙》意象类型, 2015: 8-9

An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common image criticism in Wen Xin Diao Long and Shi Shuo Xin Yu

He Xiaol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Image criticism is a way of appreciating critical poetry tha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intuition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is criticism method is used in Wen Xin Diao Long and Shi Shuo Xin Yu. Their image types mainly include five categories: natural category, jade artifacts, animal category, plant category and comprehensive category, which makes a representative demonstration for literary consciousness.

Keywords: Wen Xin Diao Long; Shi Shuo Xin Yu ;Imagery criticism

作者简介: 贺晓玲, 湖南大学 2019 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 古代文学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